

人文研究與未來需求

科技部內有四個學術司，分別是自然司、工程司、生科司與人文司，另外是研訂各項法規與促進國際合作的綜規司、科國司，以及綜合辦理前瞻技術發展、產學合作項目的前瞻司與產學司。自陳部長就任後，於 106 年開始增設前瞻會報與產學會報，希望學術司也了解各項技術最新發展與產學合作趨勢，同時也必須提出相關報告。

一般可能以為人文研究與產業沒有關係，其實人文司也有產學合作案。近十年有 1,329 件申請案，平均通過率為百分之四十五，企業配合款約占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三十一。這些合作案大致是進行產品設計與開發、行銷與經營策略、市場調查與各式系統研發。當然人文司推動的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」專案中，如成功大學於台南大東原執行的果樹認養行動方案，或者暨南大學於南投烏溪沿岸六鄉鎮實施的食物銀行計畫，都具有社會企業屬性，並不著眼於投資報酬，而是為建立人際信任、友善環境與資源整合的互利社會。

不過，我們也應該反問，為何目前人文司產學合作數量偏少？而數量偏少的原因，除了不易凸顯具體獲利項目之外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：

- 一、人文研究重視經驗脈絡，在經驗塑造過程中交織時代、社會與人際、自我之間的複雜線索，人的生存是在這個意義網絡中才浮現出來；這個意義之網與時變遷，我們在其中醞釀文化特質，調諧出人與自然相處的模式，這是人文的永續概念，不能輕易公式化或製程化。
- 二、人文研究尊重差異，關照個體或不同族群在社會生活中的各式處境及彼此互動，透過批判性思維，維護社會的多元發展，與資本主義下均質、扁平的量化方式有明顯差距。
- 三、人文研究不只是處理已知，也想像並描述未來；在對於已知重新詮釋的同時，往往也勾勒面向未來的渴望，比如文學研究中常常提起的「虛構性」。想想 1984 (*Nineteen Eighty-Four*)、美麗新世界 (*Brave New World*)、ET (*E.T. the Extra-Terrestrial*)、星際爭霸戰 (*Star Trek*)，這些當年被認為是奇幻的電影、小說，其中涉及的嚴密監控、星際漫遊、人造人等等，其實如同預言般早早宣告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實。不過，在發想的同時，卻容易被誤認為不切實際。

然而，如果科技發展是以「人」為本，任何新技術或新工具的研發都不能迴避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思考。比如，電腦化時代，我們常聽到精準與智慧這兩個詞彙，但是這並非只是檢測技術或計算能力的精進，更重要的應該是帶入差異化與多元化的人與社會實況，才能真正回答「**為甚麼需要**」新科技的核心問題。當我們希望借助電腦來模擬人類的思考與行動，必然要參照更多個人的反應，同時考慮對於社群結構的影響，才能建立以使用者需求為導向的決策或政策判斷。所有發展中的「無人」、「智慧」的產業，不論是無人載具、精準醫療、智慧商務，技術上固然進展快速，但是「無人」後的種種價值觀的取捨，倫理、公平與法律規範，絕對需要人社學者共同來參與。

到底甚麼是「人」之所以為「人」的特質，或者甚麼是「人文價值」？德國著名哲學家卡西勒（Ernst Cassirer）曾說到，人類和動物都會因為外在刺激而作出回應，但是動物大部分是解決眼前生存所需，人類則會設想未來，尤其是會將這種設想未來的行為轉接到工具的使用。也就是說，人類發明工具遠遠超出直接的需求，而是時時思考「可能的需求」；每一件工具服務的目的，都屬於未來，都包含一種特定的「先見之明」。¹ 卡西勒的說法，無疑提供了人文社會研究與科學技術攜手合作的契機，唯有一起構思未來，相互啟發，重新思考人的主體性，安頓人與自然的新關係，建構新的世界觀點，科學技術的發展才能讓人活得更好，而且找出「人」所以存有的最大意義。

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

鄭毓瑜

2019 年 3 月

¹ 卡西勒的說法，參考《人文科學的邏輯》，關子尹中譯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6），頁 37-38。